

<<空中花园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空中花园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7097742

10位ISBN编号：7307097745

出版时间：2012-3

出版时间：武汉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孟翔勇

页数：32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空中花园>>

前言

40多年前，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。

“波澜壮阔”四个字，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，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，广播里这么说，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。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，千年大计，万年大计。

这一说法，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，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，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，讲起当年的话语，忆起当年的情形，唱起当年的歌，仍然会气氛热烈，情绪激烈，有说不完的话。

说“波澜壮阔”，还因为就是在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指示和召唤之下，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，上山下乡，奔赴农村，奔赴边疆，奔赴草原、渔村、山乡、海岛，在大山深处，在戈壁荒原，在兵团、北大荒和西双版纳，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、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。

讲完这一段话，我还要作一番解释。

首先，我们习惯上讲，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有1700万，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。

其实，1700万这个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，应该没有错。

但是这个统计，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。

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，从1955年到1966年“文革”初始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，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，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，宣传开去。

而发展到“文革”期间，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，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。

那个年头，毛主席的话，一句顶一万句；毛主席的指示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也要执行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要“不过夜”。

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，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。

而在此之前，知识青年下乡去，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。

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，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，刊名也是《下乡上山》。

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，才逐渐规范成“上山下乡”的统一说法。

我还要说明的是，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，比较准确。

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。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，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。

回乡知青，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，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，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、城镇、公社的中学读书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，他们读到初中毕业，照样可以考高中；他们读到高中毕业，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，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，不会因为他们的毕业于区级中学、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交大、武大、南大。

只要成绩好，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。

但是在上山下乡“一片红”的大形势之下，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，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。

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，比较简单，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，回到父母身边去，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。

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，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，只要对他们说，大学停办了，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，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，自食其力。

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乡村里。

他们的名字叫“回乡知青”，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。

<<空中花园>>

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，和他们就不一样了。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，迁出城市户口，注销粮油关系，而学校、政府、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“广阔天地”中去。

离开城市去往乡村，要坐火车，要坐长途公共汽车，要坐轮船，像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武汉、长沙的知青，有的往北去到“反修前哨”的黑龙江、内蒙古、新疆，有的往南到海南、西双版纳，路途相当遥远，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，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。

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、寨子里去的知青，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，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。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，做出计划和安排，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，还是有其依据的。

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，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。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、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，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、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。

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，他们说：我们也是知青呀！

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？

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。

于是乎，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，又有了新的版本，有的说是2000万，有的说是2400万，也有说3000万的。

看看，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，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，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、具体政策，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。

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，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，诸如兵团知青、国营农场知青、插队知青、病退、顶替、老三届、工农兵大学生，等等等等，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，今天的年轻一代，已经看不甚明白了。

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：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“老三届”？

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，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？

喂，你们怎么那样笨，让你们下乡，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，还非要争着去，那是你们活该……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，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，一时间都无从答起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“黄土地之歌”、“红土地之歌”和“黑土地之歌”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，实在是一件大好事。

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，理清脉络；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，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；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。

对于知青来说，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，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，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，从那一时期起，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：知青。

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。

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，转眼间，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。

40多年啊，遗憾也好，感慨也罢，青春无悔也好，不堪回首也罢，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。

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，40多年里的某年、某月、某一天，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

心中。

风雨如磐见真情，岁月蹉跎志犹存。

正如出版者所言：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，虽谈不上“感天动地”，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。

事是史之体，人是史之魂。

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，不可遗忘，不可断裂，亟求正确定位，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，给昨天、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。

是为序。

<<空中花园>>

内容概要

四个下岗失业、生活落魄的老知青，老大、博士、老鼠和二姐回到辽宁北部的群山之中，在凭吊已故战友小羊羔的墓地旁，他们选择了第二次下乡创业，谱写了一曲21世纪的青春之歌。当年山洞里的一夜情，父辈们的嗜血的恩怨，子女们的爱情游戏交织在一起。作者把亲身经历过故事融入自己的审美取向和浪漫情情，同读者一起感叹人生的爱恨情仇。

作者简介

孟翔勇，辽宁省沈阳市人。

中共党员，文学硕士。

1970年下乡到西丰县凉泉公社“五七”干校；1973年回城；1985年任西丰县委宣传部社会宣传科长；1986年任铁岭市文联《辽北文学》编辑部主任；1994年任辽宁作家协会《文学少年》编辑部主任；1996年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少年作家班主任；2007年与北京大学人才研究中心合作创办北京大学青年作家班，任主任至2009年。

现任中国青年作家协会理事长、中国少年作家班主任。

1986年加入辽宁作家协会；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
著有中篇小说集《遥远的茅草屋》，短篇小说集《蓝辣椒》《北京保安》等；主编《中国少年作家绿荫》丛书，《新概念作文》《新概论作文与训练》，《中国少年作家获奖作品选》、《中国少年作家班学员作品选》等共100余卷两千多万字。

<<空中花园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：点将台是小羊羔永远的家第二章：土埋半截了哪里是咱们的归宿第三章：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第四章：青年点里有个牛魔王第五章：按照恭王府的样子建一个知青庄园第六章：绝对没有农药和化肥第七章：小羊羔的妹妹来到了点将台第八章：离婚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九章：让我和这个村支书斗一斗第十章：村支书成了光杆司令第十一章：女记者是个同性恋第十二章：本姑娘怎么能嫁给一个土包子第十三章：干干净净地来 干干净净地走第十四章：这个王小宝简直就是个孙猴子第十五章：在知青花园里破镜重圆第十六章：有情人终成眷属第十七章：我不可能回到你的身边尾声

<<空中花园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：点将台是小羊羔永远的家 女知青小羊羔被强奸后吊死在青年点门前的大槐树下。长白山上古老的“点将台”是她永远的家。三十个冬去春来，当年的战友，青年点点老大向勇、博士胡学林、老鼠王槐去为她扫墓。在小羊羔的坟前，小羊羔那轻柔的歌声、迷人的舞姿仿佛又飘荡在战友们的眼前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时…… 那是一棵上千年的老槐树。1971年的深秋，女知青杨早就吊死在这棵树上。天还没亮，王槐披了衣服出去上厕所，一推门就看见了院中间那棵老槐树上悠荡着一条长长的影子。所有的知青都是有绰号的，有的还不止一个。村里没有电，点油灯看书也不方便，大家躺到炕上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讲故事，给每个人起绰号。杨早因为长得漂亮、白皙、矮小，说话细声细语，大家都叫她小羊羔。王槐因为胆小如鼠，绰号老鼠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这事偏偏让老鼠最先遇上。王槐疑惑地看着那影子，慢慢往前挪动着脚步，他根本没有想到树上吊着的是人。他就是想看个究竟，胆子越小的人越是好奇，他要弄明白，昨天晚上也没刮大风啊，那么大的树杈咋就吹断了？天就在这个时候泛出了淡淡的鱼白色，老鼠王槐的一声惊叫撕裂了天空。“妈呀——”王槐撒腿就往回跑，他想跑回宿舍，但他跌倒了，跌倒了就爬不起来了，他瘫痪在地上继续嚎叫：“快来人呐——”事后，王槐说我还没凑到跟前呢，就看到了羊羔那双小脚、r，看到那脚丫我就吓倒了。我想爬起来，可我起不来了，我的腿抽筋了。听到惊叫声跑出来的知青们全都吓傻了，男知青们一个个呆若木桩，女知青们龟缩在男知青的后面。“快点把人放下来啊！”“不能放吧？”得报案，万一破坏了现场怎么办？”“就是，万一不是自杀，是他杀呢。”“是谁啊，活不起了到咱们青年点上吊，这不是恶心咱们吗，这以后咱们还怎么在树底下吃饭、乘凉啊。”天亮了，老槐树上传来了鸟儿们叽叽喳喳的叫声，村子里大公鸡、小公鸡的啼鸣此起彼伏。但依然看不清尸体的脸，披散的头发遮住了眉眼，长长的舌头耷过了下颚。二姐苏香说：“不好了，是小羊羔！”马上有人反驳道：“别瞎说，羊羔哪有那么高的个子。”谁也没有见过吊死的人，都不知道人吊死后身体会脱节拉长。大家就转身找杨早，人群里没有，宿舍里也没有。顿时，女知青们一起哭嚎起来，马上有人向队长家跑去报案。那时候省以下层层机构都叫革命委员会。城子山大队革命委员会管辖五个自然屯，屯也叫村，村设生产队。点将台村属于城子山大队二队。队长跑来看了一眼说：“你们可别乱动，我去大队报告。”二队离靠山屯的大队部约有六七里路。大队部有一部手摇电话。接到报案，大队马上往公社革委会打电话，公社又往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打电话。县军管会人保组和县知青办的人来到点将台村时已经是中午了。知青点院里院外已经围满了人。

<<空中花园>>

这时候，大队革委会主任王卫东披着军大衣赶来了，他围着杨早的尸体转了两圈，对县里的人说：“她父亲是特务、历史反革命在押，母亲是现行反革命在逃，市里来过通知，前几天我找她谈过话，让她协助组织提供她母亲出逃的线索，劝她母亲自首，她母亲的问题涉及省里、市里几个大案、要案。我估计她是知道母亲的下落，畏罪自杀。”

小羊羔自杀前隔一天，王卫东的媳妇大喇叭来到青年点。她没进屋，站在院子里对着女知青们住的西屋喊：“杨早！”

听到喊声杨早的脸色青白，穿衣服，几次胳膊都伸不到袖筒里去，她的身子瑟瑟发抖。大家看出了疑问，问杨早怎么了，干什么去，无论怎么问，谁问，杨早就是不说话。好歹穿上了衣服，慌慌张张地出去了。

二姐苏香马上跑到东屋去找点长向勇。

点将台青年点有男知青17人，女知青13人。

为方便管理设男女点长各一人。

名义上两个点长不分主次，实际上大家习惯称男点长为老大，管女点长叫二姐。

“老大，我看羊羔不大对劲，大喇叭找她干什么？”

昨晚她一宿没睡，蒙着被子哭，问她什么也不说。

向勇的心中疑虑重重：“她的家庭是出了些问题，可就是有问题，组织上需要调查了解也应该是大队治保委员来通知啊？”

大喇叭来干什么？”

两个人研究一会，决定派个人跟踪杨早和大喇叭，看看县里是否来人外调，杨早是去大队接受调查，还是去公社？”

弄清了去向再说。

就让胡博士去跟踪。

胡博士办事比较稳妥。

向勇说：“你背个粪筐假装拾粪去，远远地跟着羊羔，看看她们去哪里就回来。”

不一会，胡博士气喘吁吁地跑回来：“老大，不好了，我看见大喇叭拽着羊羔出了村，一出村头就对羊羔拳打脚踢的，然后拽着她的头发，拖着她去了村外，东山头拐角那停着辆马车，她们都上车走了。”

天傍黑，杨早回来了。

她踉踉跄跄地爬上炕，她的头发凌乱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躺到行李卷上一动也不动。

苏香看见杨早的裤筒子里都是血，连袜子都染红了。

无论问什么，杨早就是不说话。

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